

卷开
益有

丹
心
人

吉广舆
【著】

知 白 云
时 空 重
深 知
在
常 在
头 江 水
时 若 不
谁 信
深
样 深

暮 有 高 情 江 当 望 净
孤 云 在 望 高 流
身 在 情 江 当 望 净
帐 望 江 当 望 净
声 当 望 净
登 高 流
东 流 净

丹

心

人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字 01—1996—62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丹心人/吉广舆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1996. 12

ISBN 7-5006-2183-3

I. 丹… II. 方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03828 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河北遵化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8.75 印张 2 插页 190 千字

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6,000 册 定价:12.00 元



作者介绍

吉广舆 河南温县人。历任台湾《普门》杂志社主编，佛光出版社社长等职，现任佛光出版社顾问。曾获台湾中国语文奖章，联合报散文首奖，高雄市文学奖章等。已出版《覬红尘》、《人不痴情枉少年》、《人生禅》——一六集、《生命的晴空》、《生活的清凉》、《人间难》、《痴情人》、《禅心人》等书，文笔清越醇雅。



目 录

有子——代序 (吉高轩)	(1)
大人	(11)
懿母	(29)
君子	(39)
父子	(47)
望子	(63)
赤子	(69)
逍遥人	(89)
天命人	(105)
教授人	(123)
长老人	(139)
经师	(147)
人师	(157)
士师	(163)
南京人	(177)
黄河人	(191)

长安人	(205)
菱花	(217)
可人	(229)
坤伶	(241)
墨姬	(259)

有

子

(代序)

吉高軒

天地间时有异数，舆儿是其一。

他是么儿，自小让家人操心，尤其小学三年级因病失聪后，性情丕变，更令家人忧虑，怕他这一生注定要崎岖不平了。噩梦连连，使他母亲心碎泪尽，日日为此儿愁，为此儿恼，为此儿强颜欢笑，为此儿求天告地不得——那场病宛如野火燎原，一烧烧白了他母亲 20 余年的青丝红颜，也烧出了他的忤逆执拗不可解：像有天看同学嚼美国糖，也就吵着买；日常张罗衣食犹觉困顿，哪有余钱给他买外国进口的阔气糖？左劝不听，右求不转，他一怒之下自觉大为塌脸，就恨恨宣告：明天不上学了。于焉气冲冲睡去，气冲冲醒来，又欢天喜地地兜着一大包华丽名贵的洋糖上学，当天期考顺利考完，全家余悸犹存：为了哄他上学考试，他母亲天没亮就一脚高一脚低的来回赶 10 里路进城，忍气吞声买了糖；以后半个多月里，我家日日嚼泡菜豆腐，喝白稀饭。

10 余年后浊沉见澄的今天，就连他屡屡逃家出走的少年意气都是笑话了。

有时带他去厂里随我值夜，看他静静的枕月而眠，一脸光明，我只恨是他父亲！长夜悠悠，苍天梦梦，不知这孩子将来要吃多少苦？

他的生命在无怨无艾中渐次蜕变，念高中，念大学，上了 10 多年的课，他的教室里没有春风，没有时雨，没有口授的缤纷；所有的教学，他不能听也不能懂，不能。

当课堂上老师咿咿唔唔，呢呢喃喃时，谁知道这孩子想什么？

当同学间海阔天空的交谈交谊时，谁知道这孩子做什么？

当黑板上的数学程式随讲随演，当笔记间的英文文法屡变屡易时，谁知道这孩子慌什么？想什么？恨的什么？

别人轻轻松松手到拈来的一切，他都永远可望不可及。这心性高强的孩子，怎么没有一头去撞死？

他不恨，我们全家人恨。

三个姐姐里，他大姐广荣一世爱他疼他护他宠他，恨不能替他排除千难万险；二姐广莲净日带他去师范学院看戏剧，到成功大学逛古街，恨不能教他操千曲而后晓声；三姐广素日日为他音译英文，说古道今，恨不能招呼他样样武艺俱全，有个吃饭的本领；至于他唯一的哥哥广银，更是长兄如父、如友，然而却挽不回他的天恨。

唯他无恨。

吉人自有天相：他半生行藏匪夷所思，明明行到绝处了，却又忽然柳暗花明，别有洞天。我常惊诧这孩子多造化，有时实不知他是怎么弄的，事先没有一点兆象，也

无风雨也无波，一切就如梦似幻劈面临头。魔术千变万化，总还有个理则在；这孩子却经常无端、无倪，连浑沦天成都无有。

他自己说是：随缘；因缘所聚，因缘所灭而已。

第一次看到这孩子的文章，是他高一写的《赏昙》。有天，家里的昙花一夜开了十几朵，他痴痴坐在花前，从夜半看到清晓，叫他睡，不应，恍兮惚兮，不知他看些什么。半个月后才乍然在校刊上看到那篇文章，有些些惊有些些喜：我自己是上海大夏大学中文系出身的，有个孩子对文学有兴趣，便多少有些克绍箕裘的意味。

不想此后一篇篇文章从他笔下如泉涌现，竟而汇成了他读大学的唯一志愿：中文系。

学校常派他参加什么比赛什么征文的，他居然也连连中选，好教人纳闷，自古没有不学而能的文，风吹浪起，影随镜现，他的师者谁？

去年，他获得联合报散文首奖。家人为他欣喜，他反而行所无事，只是书桌上多了一纸小笺：道丧千载，圣远年湮。

我因是知道：他终夜不眠不寐，力疾从文，为的是什
么！

他交的朋友不多，却一个个羚羊挂角，无迹可寻：如雪融水，如薪救火，反正就这么顺着来了。有什么事，做父母的装痴不问，最好，问了，风卷雷鸣，地摇天撼，怕不被吓着也会有气。

他 18 岁成年，跟我要一笔小钱，说去台东看朋友，态度坚决，任他亲娘千不放心万不放行，也只得勉为其难的准啦。几天过去，他飘飘然挟喜饼喜糖以俱归，一问，喝！这小子哪是去台东玩儿？这小子是去给 30 大岁逃家的朋友证婚的！

罢了，罢了，撮合人家夫妻好姻缘，三代福。不算什么！不算什么！

到他 20 岁上，又来要钱了。懂不懂？二十郎当啦，法定适婚年龄呐！睽诸前科累累，他母亲可真紧张了，盯问：这又要钱做什么？

他笑：买书。

成！我这好孩子自小别的不爱，就爱花钱买书。不过，嗯，这回数目确实大了些，莫非个中另有玄机？想想，且再套问一番：之乎之乎？者也者也？

成！他要买大套百科全书，勤向寒窗展卷读。于是皆大欢喜，这厢父母笑赧赧，但盼此儿了得；那厢他呐，他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烈成行。

数月后我赴台中，顺道探望吾儿，只一觑眼书架便自脸色大变。但见：天苍苍野茫茫，风吹草低不见牛羊，那一大套好书本本无影亦无踪！

慌问他：“钱呢？”

吾儿若无其事，慢条斯理申说：“我替义弟夫妇主婚，买礼物，开喜筵……”

果然勤且益坚，更上层楼；他为一对十八少男少女

主婚，幸而没请双方家长到场观礼。

好本领？

寒来暑往，他最后一次闯祸，好像是几百年前的事了。这种风雨不透的孩子，日出日落，他纹风不动，父母除了强自心安理得之外，只好枕戈以待。

怪道他总有逢凶化吉的运气。

像：骑机车。

他骑车但凭情绪，常常浑然忘车，一面以时速 60 公里飞驰，一面在脑里翻江倒海的思索；本已听而不闻的人，再如此这般思而不见，当真危如累卵，奇险百出；他把伟士 90 的前轮飞跨上人家脚踏车后垫，不觉；他把车放空档往前飞，油干电尽不知。从 12 岁无照驾驶起，历 10 余年 11 车，这不孝儿先后脑震荡 3 次，惊魂、夺魄，生死一发间，他不觉不悟不颯不预，反而累白发萧幡的老娘亲，哭过无数月黑风高的长夜！

有些事，我至今解不开闷葫芦，深觉此儿神乎其技，谛不可了：他初中甫毕业，家人怕他考不上高中无以立身，寻了辆三轮车供他糊口，幸而未溷入此道。大专联考完，他三姐怕他此后自暴自弃，便辛苦安排做潮汕同乡会抄写员，不想他倒能考上第五志愿中兴大学，毋须屈就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先做推销员，复为校对工，最后踏上杏坛，执鞭讲学。满以为此子于焉安身立命了，殊不料

忽来新闻报敦聘我家爱儿任编辑；他心蠢蠢动，一脸委屈来求告：

“爹，于意云何？孩儿讲书授课非所长，彼处虚空可思量不？”

父大，我乃肃容申令：“不可！孩儿！”

于是家中常闻他哀惋的夜半歌声：“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！”

久矣未有闻警，边关巩固不及半年，联合报又从台北函电交驰，邀我家小宝北上助理编辑，声势壮阔，阵容严整。他以为此番必可逃出生天了，更加喉呛眼润来央求：

“爹，于意云何？孩儿朱批墨阅非所愿，北方上下虚空可思量不呵可思量？”

父是天，我严词以拒：“不可！孩儿！”

以后又夜夜听他漫声吟唱：“犹有最高枝，何妨出手迟！”

與儿是在中国文学里脱胎换骨过，书上常说的“性情中人”他就是。

西江水滔滔漫漫，若有人能一口吸尽，他就是。

这可说来话长了，不妨只说他的终身大事。一叶落而知秋，此有案可稽：

他高二时，某天吞吞吐吐禀告高堂：“爹，娘，孩儿收了个王妹妹，喏！请过目。”遂把一张少女半身玉照平平

奉上，但见伊人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，领如蝤蛴，齿如瓠犀，螓首蛾眉，天生丽质。老父母怦然心动，掐指一算：可不得了，我家公子才冲龄十又五岁啊！

嗡嗡不绝声里，我们强自镇定了几万光年，再淡淡一笑，极力捧场的表示：“哦！”

之后，风恬了，浪静了，家人只当少艾男女一时邂逅尔尔。

高三，合该有事。一天，他出其不意带了个女孩去姐姐家；据他姐姐后来惊魂甫定的形容是：那少女出落得天仙一式人物，不知是什么路数……唉，窈窕淑女，我儿千万莫好逑，莫好逑呵莫好逑！

谁想二波未平三波又起。他17岁那年，有天从补习班捧个蓝丝绒盒回来，说是那小妹送的生日礼物。开开来，赫然全套银光闪闪的袖扣胸珠领夹，手笔大，情意重，可把我家上上下下唬住了，顿觉大事不好，未知此儿神智清明否？尚记得考大学否？真乃四方居忧，唉唉，苍天有眼，此事该当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

总算等到他金榜题名了。大一还没念完，他就风风光光带了个巧笑倩兮的少女回家，那少女口称：伯父伯母。

无数沧海变为无数桑田之年，那少女唤道：爸爸妈妈。

我们一直以为舆儿是不会结婚的。谁想得到：十年前他相认的那少女，10年后会成为我家淑慧儿媳妇。做

父母辛辛苦苦把这孩子扶养拉拔大，三十劬劳尘与土，八千恩情云和月，如今好不容易看着他成家了，直应承了那句老话：夫妻不是今生定，五百年前结下因。

我孙晓然、晓文相继生来人间后，舆儿的身心世界次第老去。一天，他母亲笑着数落：做父亲的滋味如何？啊？

这个 30 岁了的男人呵，眼一红，竟然潇潇洒洒的落泪了。

唉，我这孩儿，莫非异数？

如今舆儿的散文集又将出版。一回首，30 年烟云恍惚照眼，化成了无痕的轻舟……

大

人